

春
秋
左
傳
詁

春秋左傳詁卷十七

陽湖洪亮吉學

傳昭公三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南

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祈慮癸諸服虔云司徒姓也

老祁字也慮癸亦姓字也二子季氏家臣也本世族譜

司徒老祁為一人慮癸為一人同偽癆疾諸本作癆從石經改正

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

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眾而盟遂劫南蒯曰

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年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

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說文逞通也楚

謂疾行爲逞春秋傳曰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

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

韓督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邴慮癸來歸

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

宗上石經宗誤作宋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

詰廣正介特獨也方言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按介

與个古字通徐鉉以个字不合六書之體云當作介誤

矣惠棟曰馬融頌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注介

特謂孤介特立也杜氏以爲單身民非馬義救災患宥

孤寡**詒**服虔以宥爲寬赦其罪本疏赦罪戾詰姦慝**圖**廣雅

詰責也杜取此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困**

賈逵云物官量能授官也鄭眾云物官相其才之所宜

而官之是也上同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

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

郊公不戚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諸本皆作與按古與與字

通今從石經及洎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化本作與下同

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

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

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釋文厭本亦作厭王患之九月甲午

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

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晉邢侯與

雍子音語作爭鄙田久而無成謂說文鄙晉邢侯邑士景

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

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謂家語引作弊罪王肅注云弊

斷斷罪歸邢侯鄭司農周禮大司寇注引作弊獄邢侯

疏同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

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

買直鮒也鬻獄謂周書鄭保曰十敗六曰佞說鬻獄韋昭

曰鬻賣也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

敗官為墨謂家語引作默王肅注默猶冒苟貪不畏罪下

昏墨亦作默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

刑也宋語引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謂

作咎繇

服虔云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邢侯亡故劾之本晉語
秦人殺冀芮而施之韋昭曰陳尸曰施惠棟云尸陳也
謂殺而陳其罪哀廿七年傳曰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是
也山海經殺而施之晉語從欒氏者大戮施莊子曰菘
宏施史記拖陳餘蓋同也開元五經文字作施云廢亦
非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
叔魚之罪不爲末減誦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句不爲末
者不爲末殺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人皆言叔向是義
本按家語亦引作不爲末或曰義王注云末薄或左傳
作咸今考左傳本亦作減減咸古字通曰義也夫可謂
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

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

夫

家語猶作由古字通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

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說文祲精氣成祥春

秋傳曰見赤黑之祲氛祥氣也王逸楚辭章句祲惡氣

貌韋昭曰氛祲氣象也凶曰氛吉日祥服虔云水黑火

赤水火相遇云云其在泄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泄

事籥人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楚費無極史記楚世家作費無忌索隱曰

左傳作無極極忌聲相近伍子胥傳及淮南王書亦同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

謂之曰王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

之吾助子請註服虔以辱從下讀訓之謂欲欲必求之吾

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惟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

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

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惟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

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

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六

月乙丑王太子壽卒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晉荀吳

帥師伐鮮虞圍鼓註京相璠曰白狄之別也下曲陽有鼓

聚故鼓子國也水經注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

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

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

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
 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
 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
 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
 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
 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
 無卒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
 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水經注引傳文作死義而無
 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
 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諸本作鞮今从石經及宋本改冬公如晉平丘
 之會故也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

除喪以文伯宴尊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
室闕五行志作填按律歷志鎮星皆作填填鎮古字通晉
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
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
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
叔氏而忘諸乎五行志而作其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
分乎密須之鼓闕地理志安定郡陰密詩密人國杜取與
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闕說文碧水邊石从石
土聲春秋傳曰闕若之甲按今傳作鞏容古字通九經
字樣碧音拱水邊石也見春秋或唐本尙作此碧字武
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

路鉞鉞桓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
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
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
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
爲大政五行志引作正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晉語

曰秦伯納公子董因迎於河韋昭注因晉大夫辛有之
後也引此傳爲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
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
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日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
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
喪二焉諸墨子公孟篇云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

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
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後子爲後之子猶太子也又
非儒篇云儒者云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
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妻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
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
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
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
孰大焉惠棟曰墨子所據喪禮與傳合與喪服傳異喪
服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又云爲妻何以
期也妻至親也必三年然後娶不得爲三年喪服也且
天子絕期安得引以爲證公孟子卽公明儀於是乎以

喪賓燕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
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
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

服虔云經常也常所當行也

本

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

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五行志
焉作安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

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

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二月丙

申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

註

郡國志下邳郡取慮有蒲姑陂山陽郡昌邑有甲父

亭

杜同

元和姓纂甲父古諸侯以國爲姓甲父氏見釋

例社取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

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前曰

宗周既滅詩作周宗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詩作雅

其是之謂乎 二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

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釋文共作恭疑轉寫之誤孔張後至立於客

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

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語服虔云幾

近也孔張失位近為所笑本疏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

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

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語服虔云讀類為

類解云頗偏也類不平也同上顧炎武云類當作類二十

八年解類戾也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
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
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
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謂服虔云祀
其所自出之君於家以為大祖同上有祿於國有賦於軍
喪祭有職受賑歸賑其祭在廟謂服虔以為其祭在廟謂

孔張先祖配廟食

同上

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

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

釋文作僻蓋傳寫之誤

而皆及執政

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謂說文環璧

也肉好若一謂之環與爾雅同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

鄭伯謂爾雅謁告也說文謁白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

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
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圖
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
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
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
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

語服虔斷字小之難以下爲義解云字養也言事大國

易養小國難

同上

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

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
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

諸本作廢从釋文改正

吾且爲鄙邑則

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

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

玉賈罪不亦銳乎說文銳芒也廣雅倭小也倭銳字通

杜本此 服虔云銳折也 宋本疏今據 惠本增入 按銳是鋒芒不得為

折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買矣釋文買本 或作價商人曰必告君

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

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

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說文耦廣雅次比代也以

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說文藿莖草也廣

雅莖藿也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

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釋文賄 或作貨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

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

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
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僞若獻
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微
二罪敢辭之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
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齋賦野有蔓草說文齋
爲差跌兒春秋傳曰晉有子儻按今本作齋說文齋參
差也義蓋通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
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
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
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蔣
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

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
皆獻馬馬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
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
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公至自晉子服昭
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
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周書曰習實爲常美惡一
也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固 秋八月晉昭公卒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欸豎柎有事於桑山
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執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
大矣奪之官邑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
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詩小雅作

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夏六

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

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

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

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

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

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爾雅集安也此杜本瞽奏鼓

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

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郊子來朝

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

祖也我知之圖周書嘗麥曰乃命少皞清司馬鳥師以正

五帝之官汲郡古文或曰少皞名清不居帝位帥鳥師

居西方以鳥紀官律歷志引帝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

黃帝之子清陽也昔者黃帝氏以雲紀圖服虔云黃帝

受命得景雲之瑞故以雲紀事本故為雲師而雲名圖

服虔云黃帝以雲名官蓋春官為青雲氏夏官為縉雲

氏秋官為白雲氏冬官為黑雲氏中官為黃雲氏同炎

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圖服虔云炎帝以火名官

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

官為中火同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圖服虔

云共工以水名官春官為東水夏官為南水秋官為西

水冬官為北水中官為中水上同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

師而龍名禮服虔云大皞以龍名官春官為青龍氏夏官

為赤龍氏秋官為白龍氏冬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黃龍

氏上同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初學記引鳳鳥適至故紀

於鳥文選注引傳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

司分者也後漢書注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

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王符引司馬也

說文雖王雖也鳩鳩氏司空也王符引爽鳩氏司寇

也說文爽鷓鴣也鷓鴣氏司事也說文鷓鴣鷓也五

鳩鳩民者也爾雅鳩聚也五雉為五工正賈逵云西

方曰鷓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鷓雉搏埴之工也南方

曰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雜雉攻皮之工也伊雉而

南曰翬雉設五色之工也本疏服虔云雉者夷也夷平也

使度量器用平也同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

九農正國賈逵云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

夏扈竊元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

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為果驅鳥者也行扈

喑喑畫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為農驅獸者也桑

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老扈鷓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

起者也又賈服皆云鷓鷃亦聲音為名也本疏按說文九

扈農桑候鳥扈民不姪者也春扈頒盾夏扈竊元秋扈

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喑喑宵扈嘖嘖桑扈竊

脂老雇鷄也又按扈字說文或作鷄籀文作屬古字並

通說文廣雅竊淺也扈民無淫者也取獨斷扈止也

此自顓頊以來服虔云自少暉以上天子之號以其

德百官之號以其微自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百

官之紀以其事月令正義又云春官為木正夏官為火正秋

官為金正冬官為水正中官為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

曰遂濟窮柔窮柔顓頊所居周禮序又路史後紀卷之九五經通義

顓頊者顓猶專頊猶愉幼小而王以致太平常自愉儉

嗛約自小之意故兩字為諡通典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

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鄰子而學

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後漢書注引作

其信 詔石經載此文作官學在四夷重一官字按王肅注云

孔子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廢學也據此似正文本有

官字轉寫失去又月令正義引王肅云郊中國也故吳

伐鄭季文子歎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吾亡無日矣

孔子稱在四夷疾時學廢也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

於洛與三塗

水經注引作三舍高誘呂覽注雜作洛今从之以下並同

詔高誘云三塗

之山陸渾之南故假道於周萇宏謂劉子曰詔淮南王

書萇宏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

變律厯之數無所不通容容猛非祭也

高誘呂覽注引作詳

其伐

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戒備

高誘

注引作

乃備戎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

詔服虔云棘津

猶孟津也水經徐廣曰棘津在廣川同使祭史先用牲

于洛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

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謂山海經鹿蹄之山甘水

出焉按此在今河南宜陽縣東南當即甘鹿也周大獲

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

文宮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謂賈逵云天漢水也或

曰天河宋本御覽申須曰漢書引作申繻當由彗所以

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

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漢書引火出而見

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謂服虔注本火出而章必火

火入而伏重火別句孫毓云賈氏舊文無重火字本其

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韻顧炎武云邵氏曰其與語詞

猶曰其諸按邵說是與字當改讀平聲火出於夏為三

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律歷志引傳省去二於字夏數得天若火

作其四國當之六物之占韻石經此下有六物之古四字

旁增非唐人刻惠士奇曰當是晁公武據蜀石經增入

晁曾以唐石經校蜀石經碑中所增疑皆出晁氏之手

學者詳焉蓋蜀時服虔左傳尚存也御覽八百七十五

卷所引有此四字蓋服賈本今如此據增人在宋衛陳

鄭乎宋大辰之虛也漢書引以下三句皆無也字陳大暉之虛也鄭祝

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字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

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

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

漢書引無其字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

權學玉瓚說文權玉也春秋傳曰權學鄭必不火子產

弗與 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

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邕我請改卜令曰魴也禮周

大卜注引作魴釋文云魴音附左傳作魴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

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詒 說文舩艘舟名按今本作餘皇釋文云經典通用使

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說文塹阨也及泉盈其

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呂覽作王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

乘舟豈惟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

長嶺者三人潛服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

禮記疏

鄭眾云春秋以爲五行子

卯自刑禮記疏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三月曹平公卒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

是謂融風詁張晏曰融風立春木風也火之母也火所始

生也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詁張晏曰火以七爲紀

戊寅風甚壬午大甚

釋文一本作火甚

詁五行志作大甚者又更

甚也按此大字當作太音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

氏之庫

高麗本
庭作廷

詔

舊說皆云炎帝號神農氏一日大庭氏

本

疏 服虔云大庭氏古亡國之君在黃帝前其處有異

疏

以望之

服虔云四國次有火氣也

本

疏曰宋

也數日皆來告火禱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
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
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
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
身泯焉弗良及也

詔

服虔云弗良及者不能及也

上

同國遷

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
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

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詁高誘曰有新客按出之爲

觀釁也禁舊客爲露情也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

屏攝詁鄭眾云攝攝束茅以爲屏蔽祭神之處草易然故

巡行之周禮韋昭云周氏曰屏者并攝主人之位昭謂

屏屏風也攝形如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爲祭祀之位

近漢亦然杜本按周氏謂周仲文漢儒說春秋者至于

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玉幣於廟告于先君

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詁說文徹戒也春

秋傳曰徹宮出舊宮人寔謂炎者不及司馬司寇列居

火道行火所燧詁廣雅炘蒸也玉篇炘與炘同炙也又熱

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徹鄙人

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元冥回祿先儒注左傳者皆

曰回祿火神本疏祈于四鄆鄆水庸也書焚室而寬其

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知是

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六月

鄆人籍稻說文鄆妘姓之國春秋傳曰鄆人籍稻讀若

規渠之渠杜取此服虔云籍耕種於籍田也本疏邾人襲鄆

邾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邾子

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邾夫人而舍其女 秋

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

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

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

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於四方

註說文祓除惡祭也禳祀除癘殃也振除火災禮也

廣雅振棄也杜本此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

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

廟北日子產過汝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諸本皆作向今從釋文及宋本

改作**註**按古向字皆作鄉說文向北出闕也惠氏以向為

俗字亦誤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

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文選注引左傳作

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

鄭眾周禮注引傳則作必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

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
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惻然授
兵登陣服虔云惻然猛貌也本疏按方言廣疋並云惻猛

也說文倜武貌倜惻字同杜取此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

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
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爲敝邑
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
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
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
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

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
不可俘讐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
許於析水經注引作浙實白羽地理志宏農郡析郡國志析故
楚白羽邑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地理志南陽郡陰師

古曰卽春秋左氏傳所云遷陰于下陰者也今襄州有

陰城縣杜本此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

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楚子之在蔡也郟陽封

人之女奔之詒賈逵云楚子在蔡爲蔡公時也本說文鄭

楚邑也春秋傳曰郟陽封人之女奔之杜取此生太子建

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服虔云楚大夫

史記集解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

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 邠夫人宋

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嶧三月取之

乃盡歸邠俘 夏許悼公瘡服虔云悼公靈公之子許

男買瘡寒疾也御覽五月戊辰飲天子止之藥卒天子奔

晉服虔云經書夏五月戊辰許世子弑其君買止悼公

子襄太子也公疾不瘳止獨進藥雖嘗而不由醫同書

曰弑其君服虔云禮醫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飲藥臣先

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公疾未瘳而止進藥雖嘗

而不由醫而卒故國史書弑告於諸侯也同君子曰盡

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服虔云原止之無惡意藥物

不由醫無以加壽命有終故曰舍藥物可也舍止也二

曰此刺無良史物讀爲勿止實孝能盡心事君舍藥勿

以罪之上同邾人邠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楚

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

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國服

虔云城父楚北境也史記集解按此潁川郡之城父正楚北

境非沛郡之城父也下言將以方城之外叛可證城父

相近有汾丘襄十八年傳楚伐鄭治兵於汾戰國策楚

北有汾陘之塞是矣高誘曰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北

方宋鄭魯衛也南方謂吳越也今考云沛國城父誤惠

氏引此有意與杜異亦誤裴駟集解亦云潁川城父縣

亦一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

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秋齊高

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障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

殺其夫已為嫠婦釋文嫠本又作釐**詁**說文嫠無夫也杜略及老

託於紀障紡焉以度而去之**詁**釋文裴松之注魏志曰古

人謂藏為去正義引字書去作弃羌莒反謂掌物也今

關西仍呼為弃東人輕言為音莒顧炎武曰漢書蘇武

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

皆藏去以為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佗傳去藥以

待不祥裴松之按古語以藏為去水經注引作取其糞

而夜繼此略舉傳文大意耳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

子占子占使師夜絕而登登者六十人絕絕說文絕以

繩有所縣也春秋傳曰夜絕納師師鼓譟城上之人亦

謀釋文一本作上之人亦謀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

紀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

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

聳說文雙懼也春秋傳曰駟氏雙廣韻作雙校今本作

聳音義亦同杜本此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

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

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

二三臣札瘥天昏鄭司農云札爲疾疫死亡也越人謂

死爲札周禮注爾疋瘥病也賈逵云大死曰札小疫曰瘥

短折曰天未名曰昏本注杜廣疋婚死也鄭元尚書注

昏沒也晉語君子失心鮮不天昏與此同釋文云字林

札天死也蹇作蹇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

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節服虔云禘主藏

於宗廟故曰宗主本寡君與其二三老曰節服虔云二

三老駟偃家臣同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

亂門節呂覽作詩曰無過亂門所以遠之也高誘注逸詩

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

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

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

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韻玉符潛夫論曰左司馬戌者

莊王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戌之第三弟也高誘呂覽注

曰沈尹戌莊王之孫沈諸梁葉公子高之父也按杜注

兼采二說不知何據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

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韻說文

挑撓也一曰揲也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

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

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

忘寢與食非撫之也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汴淵韻

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地理志東南至長平縣入

潁杜本國人請爲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

此

詒 說文繫傳債見也覲當作債今經傳文皆通作覲字
姑仍之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
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
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詒**按石經改刻作怒於
室而色於市者今考戰國策云語云怒於室者色於市
卽是一證然古人句法往往參差今未敢據改姑仍之
晉書苻堅傳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句亦昉此楚之謂矣
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詒**服虔云梓慎知失閏二

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氣

本疏

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

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

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

奢

廣韻作五奢按呂覽孟冬紀伍員作五員石經初刻

五字皆較他字微小疑初刻作五重磨者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節**服虔云城父人城父大夫也同上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

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愛
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
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音風俗通作堂云堂楚
邑大夫五尚爲之其後氏焉按棠與堂古字通見魯峻

碑文君或作尹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
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
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
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奔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

音

服虔云相從愈於共死

本疏

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

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
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

有他志詁服皮云欲取國史記集解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

之乃見鱒設諸焉公羊史記吳越春秋並作專諸子虛賦作鱒諸詁賈逵云鱒諸

吳勇士取此而耕於鄙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

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

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

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

詁說文廩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廩而取之故謂之

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

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

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

寇與鄆詁說文鄆衛地今濟陰鄆城有役則反之無則取

之公孟惡北宮喜楮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
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楮師圍公子朝作亂初
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
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
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
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
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
孟有事於葢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
龜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
孟諸本皆華上有使字今從之**註**按正義云云亦別無他本可據葢就
理而論者今就時勢而論則非公孟不善怨者眾矣華

齊陰爲齊豹用可知惟一宗魯豹雖有德於彼尙未得其心猶必先告之令勿致死迨擊公孟宗死而華免其爲豹所使顯然何云必不得有使字耶宗魯驂乘及閔

中

說文閔巷門

杜略同

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

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騶乘于公公載寶以出楮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烏析朱鉏宵從寶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旣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烏請將事辭曰

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

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惡顧

先君之好照臨敝邑

石經照作昭今從宋本改正

鎮撫其社稷則有宗

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

故也衛侯以為乘馬賓將擗

周禮疏稱賈造服虔

同杜子春日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與趣讀為造次之

造謂擊鼓夜戒守也又云趣與造聲相近故曰終夕與

燎賈公彥曰賈服讀字與子春異惠棟按子春受學於

劉歆歆傳左氏春秋以趣為擗必有依據

史記亦以賈趣為擗

服後於劉杜唐人咸所尊尚故不從其說今按說文亦

與賈服同云擗夜戒守有所擊春秋傳曰賓將擗鄭康

成讀莊列切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艸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說文鐸大鈴也終夕與於燎釋文無於字云一本作終夕與於燎

詒古本無於字杜子春周禮注可據齊氏之宰渠子召

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

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

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

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說文生地相

次比也衛大夫貞子名些從比土聲按貞子名喜不名

些未詳何據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

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韻按羣經音辨作苑云姓也於阮切春秋傳有苑何忌賈音與陸音異又苑羊牧之亦作苑音于元切與釋文合同是一姓而分兩音未詳何據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韻賈逵鄭眾皆以爲子張卽顓孫師服虔云按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

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鄭甲

諸本誤作申今從石經及宋本改正

出奔

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敗于城適晉華亥與其妻

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

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惟不信故質

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

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

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

文選注引左傳作詬

詘

說文詬誤詬

恥也或從詢廣雅詬恥也

杜本此定八年亦同

冬十月公殺華向

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

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

寇輕以歸詘

說文輕字下引春秋傳曰宋司馬輕字牛按

此條可補注家之缺以司寇爲司馬疑誤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旣入華輒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齊侯疥遂疔說文疥搔也疔有熱瘡春秋傳曰齊侯疥遂疔按疥梁元帝云當作疥兩日一發瘡顏氏家訓引作齊侯疥遂疔又云今北方猶呼瘡疾爲疥瘡正義云後魏之世嘗使李繪來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字云疥當爲疥疥是小瘡疔是大瘡疹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狎之所言梁主之說也期而不瘳說文瘳疾愈也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上據與裔欵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

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

辭賓節服虔云祝固齊大祝史嚚大史也謂祝史之固陋

嚚闇不能盡禮薦美至於鬼神怒也本公說告晏子晏

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

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

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

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

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

內不廢上下無怨節服虔云上下謂神人無怨同動無違

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

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

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節釋文頗普何切按頗當讀上聲

何即負荷之荷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

池撞鐘舞女節說文撞凡擣也斬刈民力釋文刊本輸掠

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

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

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

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

暴君使也其言僭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

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風俗通義引作莞蒲鄭元周禮注作萑蒲

舟鮫守之節說文籒禁苑也從竹御聲春秋傳曰澤之舟

籒字又作鮫莊述祖云舟鮫當作舟鮫周禮獻人音義

云廡音魚本又作魚亦作鮫同又音御廡卽籀文鮫舟

鮫掌澤之官鮫無取疏及音義皆就本字釋之誤矣愚

按鮫與虞音同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爲虞是也藪之薪

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

介之關關韓詩章句介界也

文選注

按杜注介隔也本易兌

卦注義亦通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

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關詩

毛傳違去也粹綜東京賦注肆放也

杜本此

外寵之臣僭

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

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關京相璠曰聊城縣東北三十里

有故攝城

水經注杜同此

郡國志作蓼城姑尤以西關按齊乘

姑卽大姑河尤卽小姑河姑水起北海至南海行三百餘里繞齊東界故曰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

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詛風俗通十萬曰億十億曰兆

此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

關去禁薄歛已責釋文責本又作債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

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

夫家語旃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

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倉頡篇韙

是也釋文小爾疋同辭綜東京賦注韙善也齊侯至

自田釋文田本又作佃晏子侍于造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惟據

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

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

燂說文燂炊也春秋傳曰燂之以薪廣疋同杜本宰夫

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燂按後漢書劉梁傳

引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濟其味注云左傳劑作

齊是齊當才細反爾雅濟益也杜本詩毛傳泄去也君

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

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

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燂

燂無言燂按詩作燂假無言禮記中庸作奏假今左傳作

燂燂燂與假通鄭氏少牢饋食禮注曰古文燂為格時

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

亦如味一氣韻服虔云歌氣也本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

律七音韻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謂七器音也

本疏服注云七律謂七器言黃鐘為宮林鐘為徵大簇為

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外傳

曰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音日在析木辰在斗柄

星在天龍鶉火及天駟七列也南音之於七月也晁氏

為鐘以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九鐘鐘音律十二縣二百

二十八鐘為八十四律此一歲之閏數周禮疏魏八

風韻賈逵云兌為金為閭闔風也乾為石為不周風也坎

為革為廣莫風也艮為匏為融風也震為竹為明庶風

也巽為木為清明風也離為絲為景風也坤為土為涼

風也同上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

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平

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

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

註按史記秦始皇本紀搏心揖志索隱曰搏古專字左

傳曰如琴瑟搏益釋文董遇本專作搏音同惠棟曰管

子內業篇史記樂書皆以搏為專壹鄭氏樂記注引作

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

其樂若何水經注引作古而不死何樂如之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

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地理志荊

引作季荊水有逢伯陵因之地理志伯作柏蒲姑氏因之經注引作則古今人表同

史記周本紀遷其君薄姑漢書五行志地理志
經注並同按蒲與薄通古本或一作薄也此蒲字當
薄 詰地理志琅邪郡姑幕應劭曰左氏傳薄姑氏因之

姑幕即薄姑反語括地志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

北六十里薄姑氏殷諸侯封于此周滅之也而後太公

因之水經注引作始爽鳩氏居之逢約陵居之太公居

之古若無死諸本若誤者今從石經及宋本改正爽鳩氏之樂釋文之樂一本作樂

之非君所願也水經注引作非君之樂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

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

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家語引作水濡弱民狎而翫之

則多死焉說文狎犬可習也按狎宜訓習為是杜以輕

訓狎蓋本廣疋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

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國唐石經初刻作萑蒲

後改萑苻惠棟按韓非子內儲說引此事作萑詩小弁

云萑葦泚泚韓詩外傳作萑古字通也今考水經注引

作萑蒲文選注同韓非子載此事鄭少年相率為盜處

于萑澤游吉率車騎與戰與左氏徒兵異大叔悔之曰

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

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家語引作糾俗字**國**

鄭元周禮注糾猶割也察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國**家語此句之上多寬猛

相濟句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國**說文汔水涸也或

曰泣下從水气聲詩曰汔可小康按詩大雅毛傳訓汔

為危鄭箋訓為幾正義云孫炎曰汜近也郭璞曰

摩近反覆相訓是汜得訓為幾也昭二十年傳引此

注汜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

雅康安也詩毛傳綏安也鄭箋康綏皆安也杜本嘉此

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詩毋從以謹無良

式遏寇虐慘不畏明詩按詩本皆作憺說文憺通也從心

替聲又慘字注云毒也從心參聲蓋古字通糾之以猛

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練不剛

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邇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

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詩賈逵云愛惠也史記集解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五行志引泠州鳩曰釋文本

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音應劭曰風土地風俗也有

中和之風以作樂然後可易惡風易惡俗也器以鍾之

與以行之小者不窕音高誘呂覽注云窕不滿密也大者

不瓠音按說文手部徐鉉新附有瓠字云橫大也从手瓠

聲玉篇瓠胡化切寬也廣韻作瓠云寬也大也五經文

字本收瓠字云戶化反見春秋傳則此字不宜从木旁

則和於物物利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臧於心心億則

樂音說文億安也杜本窕則不成釋文云咸本或作咸漢書同唐石經初刻作咸

後作減音惠棟曰咸本古文感故下云心是以感从咸為是

也瓠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瓠矣王心弗堪

節漢書堪作或孟康云古堪字尚書西伯戡黎說文引

作或郭璞爾雅注又作堪黎釋文本又作威按古字堪或通其

能久乎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

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

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始

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

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

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

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宋華費遂生華貍

華多僚華登貍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貍相惡乃譖諸

公曰貍將納亡人亟言之**節**服虔云亟疾言之欲使信

本疏

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
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
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
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
乃與公謀逐華貍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
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爾雅云
尤怪也此杜本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
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
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
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
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恠禦諸橫爾雅云

水經注睢水又南逕橫城北世謂之光城蓋光橫聲相

近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釋文鄘本或作

甯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

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

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

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

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

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

有待其衰周禮服虔云戰氣未定故也疏又云待敵之衰

乃攻上同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眾

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

帥公子苦雒偃州員

諸本誤雒今從說文及宋本改

詒說文雒鳥也春秋

傳有公子苦雒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

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詒**服虔以君字上屬孫

毓以君字下屬

本

疏釋文云而不能送亡君絕句按釋文

蓋從服氏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詒**說文微幟

也春秋傳曰揚徽者公徒按今本作徽非是說文微斜

幅也一曰三糾繩也然陸德明云說文作徽則字誤從

徽已久杜注徽識也釋文云本或作幟則杜時字尙不

誤故訓從說文服虔通俗文徽號曰幟私記曰幟眾從

之公自揚門見之

諸本誤揚今從宋本改

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

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

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
卽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斃華氏
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
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
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丘謂
郡國志陳國長平有赭丘城鄭駟願為鶴其御願為鶩
註說文翟小爵也廣疋爾雅舒鴈鶩李筌太白陰經黃
行鶩鶴天也按陸佃引舊說江淮謂羣鶴旋飛為鶴并鶩行
亦皆成列故陳名倣之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為右釋文
本或作干莊堇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為右**註**王肅董遇並云
呂封人華豹按此則傳本無華字相遇城還華豹曰城

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註說文彎持弓關矢也本杜

此曰平公之靈尙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

曰不狎鄙註服虔云狎更也杜取子城謂華豹曰不更射

為鄙一曰城言我不狎習故鄙本抽矢城射之殪張句

抽爰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釋文本或折軫又射之

死于隼請一矢城曰余言汝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

刑也于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

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軀曰吾為欒氏矣軀曰子

無我廷註說文廷往也春秋傳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

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軀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

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

犯諫曰諸侯惟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

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註劉向別錄云齊有

稷門齊城門也齊地紀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出故曰稷

門水經注系水傍城北流逕陽門西有故封處所謂齊

之稷下也司馬貞曰稷側音近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楚蘧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

以為宗羞註服虔云無寧寧也本疏杜寡君請受而戮之

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非命之辱抑君臣

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惟命人有言曰惟亂門之無過

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惟君圖之

楚人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

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

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

亥向寧華定華繼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顯炎武云石經

士誤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印為大司徒樂祁為司

城仲幾為左司樂大心為右司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王子朝古今人表作鼂五行志謂賈逵云景王之長庶

史記集解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謂古今人

表有賓猛師古曰即賓孟賈逵云賓孟子朝之傅也王

愛子朝因愛其傅故朝起竝有寵於景王也與賓孟竝

談說之欲立朝為大子周語云景王欲殺下明子賈逵

云下明子周大夫王猛之傅也景王欲立朝故先殺猛

傅本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單穆公惡賓孟之

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

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文選注引作自憚其

為犧也多為字故荷之 說文犧宗廟之牲也賈侍中說此非古字

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

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 賈逵以為天子壽卒景王

不立適子鄭眾以為壽卒王命猛代之後欲廢猛立朝

耳服虔以賈為然本疏按服氏遵賈杜注則從鄭眾說然

究以賈義為長夏四月王田北山說河南圖經北邙山

在洛陽縣北亦名北山又榮錡澗在鞏縣西使公卿皆

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

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蚩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

羣王子于單氏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
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說文糴市穀也負
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為鞮歸使涉
佗守之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
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
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
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
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釋文頃本非
或作須字
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按杜注領周地殊
未明晰觀此傳下云單子欲告急于晉則單子之奔欲
入晉可知轅轅山一名嶠嶺實周入晉之道也單子蓋

奔至此盟而始還耳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

韻漢地理志緱氏有劉聚水經注劉水出半石東山西

北流經劉聚謂之劉澗蓋卽劉子之邑單子亡乙丑奔

于平時

釋文本作平時一本或作奔平壽誤

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

釁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

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

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

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

車次于皇**韻**京相璠曰訾城北三里有皇亭春秋所謂次

于皇者也按與前居于皇之皇一地劉子如劉單子使

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鄆臧伐皇韻說文

鄆周邑京相璠曰今鞏洛渡北有鄆谷水東下洛水之
下鄆故有上鄆下鄆之名亦謂之北鄆於是有南鄆北

鄆之稱矣又有鄆城蓋周大夫鄆肸之舊邑大敗獲鄆

肸王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

前城韻服虔云前讀為泉周地也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

五十里伊闕外前亭水經注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

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韻郡國志河南郡雒陽有圍

鄉村同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

温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盩以王師敗績于

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

己丑敬王即位韻賈逵云猛母弟史記集解館于子旅氏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

氏韻按蓋即緱氏地理志河南郡緱氏縣括地志緱氏古

滑國也縣蓋以緱氏山得名雜侯古字通于谿泉韻水

經注引作師次於明谿云洛水又東明樂泉水注之世

謂之五道泉即古明谿泉也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

韻郡國志河南郡洛陽有大解城杜同次於任人閏月

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水經注引作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

軍于京楚韻按郡國志洛陽有前亭劉昭注引杜預縣西

南有泉亭即泉戎也今攷傳上云次于陰于侯氏于谿

泉于社於汜于任人由鞏縣偃師而至洛陽由遠而近

於地形亦合辛丑伐京毀其西南韻唐石經此下有子

朝奔郊四字顧炎武九經誤字云四字監本脫當依石
經惠棟又云碑四字非初刻當是晁公武據蜀石經增
入非杜本也按下傳云二師圍郊郊鄩潰杜氏云二邑
皆子朝所得是杜本無奔郊之文今按劉炫云前年王
師已克京子朝從京入郊郊潰不知子朝所在以此規
杜由此推之子朝奔郊四字或後人因劉氏之言而增
也

二十三年春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音按
前一年傳云鄩肸伐皇杜注鄩肸子朝黨今考肸是名
肸爲鄩大夫故連邑稱也下鄩羅同丁未晉師在平陰
王師在澤邑音地理志河南郡平陰應劭曰在平城南故

曰平陰

杜本此

賈逵云澤邑周地

史記集解

王使告間庚戌還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

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

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說文

殊一曰斷也廣疋殊絕也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

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婣如晉晉人

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婣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

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

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

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眾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

去眾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

與其誓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
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將執焉用盟主
乃弗與使各居一館註賈逵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鄭
眾云使叔孫子服回各居一館邾魯大夫本不同館無
為復言使各居一館也欲分別叔孫與子服回不得相
見各聽其辭耳服虔竝載兩說仍云賈氏近之本按服
氏以賈義為近杜注從鄭說今考上下文法則賈義為
長下云舍子服昭伯於他邑方與叔孫別處耳士伯聽
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
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
子於都叔孫且而立期焉釋文期本註鄭元禮記注期時
又作期

也按杜注從旦至暮爲期非義訓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郡國志

鞏有東訾聚今名訾城

杜同

劉子取墻人直人六月壬

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

宮國按水經注長羅川亦曰羅中蓋胙子鄩羅之宿居故

川得其名是此水本不名羅以胙子始得名耳尹辛敗

劉師于唐國郡國志洛陽有唐聚

杜本此

丙辰又敗諸鄩甲

子尹辛取西閩丙寅攻蒯蒯潰國

郡國志河南南郡河南縣

有蒯鄉晉書地道記河南縣西南有蒯亭

杜同此

莒子庚

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

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戈而立於道左懼將

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

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

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燬吳

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

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賴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燿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詩毛傳敦厚也此杜本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圍賈氏曰泓之戰譏宋襄故書晦耶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雞父之戰夷之故不書本說苑吳用延州來季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按據此則是役季子在軍中也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徐帥左吳

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
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讎
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
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

雷雷服虔云南宮極王子朝之卿士也御覽葛宏謂劉文公

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雷服虔云先君謂劉獻公

文公父也獻公亦欲立子猛不欲子朝得國今南宮極

震死爲天所棄先君之功事可成也同上周之亡也其三

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雷服虔云西王謂子朝也子朝

居王城故謂之西王同上天弃之矣東王必大克雷服虔

云東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也同上楚大

子建之母在鄭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
 入鄭節按孔陸皆云吳子諸樊是王僚伯父何容僚子而
 與同名前人以爲恐傳寫誤又云襄二十五年經書吳
 子遏伐楚盟于巢卒杜注遏諸樊也傳亦書諸樊卒至
 是僅三十年杜不辨此之誤而依文解之謬矣今考史
 記吳世家書此事以爲公子光是也取楚夫人與其寶
 器以歸楚司馬蕞越追之不及將死眾曰請遂殺吳以邀
 之蕞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
 也乃縊於蕞澁國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水經京相璠
 曰水際及邊地名也同上水經注作蓬澁惠棟曰道漢水
 過三澁春秋傳有句澁雍澁及此而三今按宣公四年

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道元水經注亦引之是亦一澨
惠氏獨拘雍澨爲三澨似鑿又按澨澨或因澨越死於
此而得名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楚襄瓦

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
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爾雅狎

習也此杜本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

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
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奔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
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爾雅買服王董皆作
五候賈逵云五候五方之候也敬授民時四方中央之

一 卷之七 言卷一十
四三
候王云五候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侯也董云五候

候四方及中國之姦謀也杜作伍候故云使民有部伍

相為候望本疏惠棟按周書程典曰撝其三族固其四援

昉其伍候習其武誠依其山川通其舟車利其守務古

伍字皆作五傳本文也杜氏依周書為說故從人傍信

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國說文

懦驚弱也廣正耆彊也杜本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

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釋文

至于武文土不過同國司馬法同方百里周禮注引慎

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春秋左傳詁卷十七終

曾孫用懃校刊